新策正本

847
12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二十三論上

客讀二十三論。問吾曰。子何不自揣。爲若出位之言乎。且吾視子之常。何其迂也。吾未知子言世務泛論乎古也。非以切今也。吾結髮受書。唯古人是述。其迂其直。非所識也。客曰。我之文鮮及經世。子之擬之亦宜矣。然子雅爾秦漢。而此文也。方而滯。冗而弱。求諸秦漢。未見其肖。豈倣韓非國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而誤曰邪。曰唯唯。吾嘗謂舉業病於文。又利於文。我之所謂文。曰記。曰序。曰東牘。是而已矣。時藝雋者爲而至五六百言。則補塡耳。亂雜耳。彼之操觚。則萬言條達。無他資於舉業也。吾故擬彼場屋之文。一日課一篇。務其達。不求其雋。今而視之。雖我亦厭。每欲毀而棄之。而二十三日精神亦不忍沒之故紙篋。所以貽是譏。譏者不止子也。請書子之譏以防之。文化甲子孟春。賴襄識。

○君權內治

總攬萬人之命。而制之於一人之手。是人君之任也。

847
126

語物之少以一人爲至。語物之衆以萬人爲至。人君以至少總至衆。一失其所攬。其勢將紛亂解散不可收拾。可不懼哉。苟知其可懼。亦何得自宴樂而逸豫哉。然後世之君。以宴樂逸豫。而招給亂解散之禍。爲姦豪所劫奪者。項脊相望。何也。蓋其心常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是以肆然蕩然。沉宴樂而溺逸豫。宴樂逸豫固多其類。而其沉溺之最者。爲內嬖。內嬖凡百之禍無不源於此也。人君將謂內嬖自內嬖。外朝自外朝。我退安內嬖。何必害于外朝之政。是其所以招禍也。請極言歷代之弊。蓋

內廷者。人君退安之地。其始也。嬪婦內豎。靡靡數人。任侍御掃除之事耳。至後世也。則爲外政之源。何謂爲外政之源。蓋人之情。勉強於堂階。而誠實於枕席。易疑於諾諾之言。而易信於剌剌之語。以易信之語。而投於誠實之候。以勉強之心。而聽易疑之言。則必資於易信者。以斷易疑者。而外政始源於內廷矣。是其弊之大本也。紛亂解散之勢。已萌於此。本蠹而末腐。固其機也。故其始也。嬪婦內豎。靡靡數人。於當路諸人。當路諸人自知此之易疑而彼之易信。常有畏之之心。則不敢不受其託。某忠而才矣。某邪而不才矣。雖邪而不才矣。而爲彼之所託。則不得不用。邪而不才者。不得不用。則忠而才者。不得不舍焉。當路之常者猶然。況其姦者乎。忠者賴以舍焉。邪者賴以用焉。而內廷之黨基布於外。當路諸人間有憂國者。不受其託而爭之。則以夫易信之言。瑕不受託者。而瑜受託者。以誠實之情而聽。無不瑕其瑕瑜其瑜。卽不然而訪之外人。外人已爲其黨。則如合符也。然後黜其瑕者。而委其瑜者。而內外上下無非私黨矣。人君以一人孤立其上。枕席之中已爲敵國。況堂階乎。況四境乎。其所攬者已去其手。而紛亂解散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勢乃極於此。然而其心猶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宴樂之益沉。逸豫之益溺。而不知天下之姦豪已窺其後。嬪婦內豎其爲禍猶淺也。至姦豪則不然。夫彼姦豪者。當英明在上則伏而不見。匿而不出。然其染指垂涎之心未嘗止也。將待上之有暗主以伸其所大欲焉。而其眩惑乎君於權。舉然自伏。如畏於權者。縱君之所爲。而如不聽知者。君乃以爲彼無如我何也。我權常在我手。人無

之能爭也。於是乎始況宴樂溺逸豫。而後彼姦豪者始得以竊其權於外。又從而結其所宴樂逸豫者。酬彼之所欲。而使助我之所欲。使君不得覺權之漸移。又恐他人之爭己權也。乃鼓其好利競榮之心。使內外上下紛爭而不辨。則其勢不暇及我。然後我得以專其權而久持之。久持之則其威牢定而其勢積重。內合內延。外援萬人。內外聯絡如膠漆然。以萬人膠漆之臣。窺一人孤立之君。其爲禍豈可測哉。是歷代所同也。夫雖至昏極愚之君豈甘此不測之禍哉。蓋亦不能知禍源而塞之。人君自疑。我退安內延。何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害外朝之政。然而其禍害至此極也。然則禍源專在內廷。內廷果可去乎。曰何其然。嬪婦內豎屢屢數人。任侍御掃除之事。獨取於其廣繼嗣。而減冗員者。勉強於枕席。而誠實於堂階。每疑於刺刺之語。而每信於諤諤之言。則雖有姦豪。而將誠伏于其明。尚何厭者之患。何紛亂解散之有哉。唯夫宴樂逸豫沉溺於此。是以為禍之源也。然則禍源專在宴樂逸豫。不宴樂逸豫則可乎。曰何其然。不原所以宴樂逸豫者。而徒欲不宴樂逸豫。是亦勉强耳。雖得宴樂逸豫而不敢然也。不敢然者。有時而蕩。不得然者無時而肆。彼其始之所以肆然蕩然沉溺於此者。無他其心自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而萬人無如我何也。禍源所窮在此已矣。人君苟知其以至少總至衆。則謂天下之可懼者無若人君矣。以天下之可懼者。爲己之任。雖欲宴樂逸豫。而可得乎。人君唯謂天下之可樂者無若人君矣。夫是以自釀不測之禍。授天下之姦豪。以己之權。而不悟也。

〇大臣監官

權柄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君握權柄以馭其臣。是以能制闔國之命。與其臣以權柄。而使專之。是自喪其所恃也。何以爲君乎。故權柄在上則盛。下移則衰。下移而不回則亡。和漢古今之事如星羅也。知符脗而燭然也。古昔明君知其如此也。於是以其經艱險老事機之智。而立其憂後嗣防禍變之制。制之一立。延於百世。世之俗儒者。乃容喙其間。動援經義紛紛不止。以謂如古制則使人臣謂人君猜我。殆非所以任使賢公名卿也。夫執政太臣。孰有不忠謹者哉。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然凡治國者不賴人而賴法。古制之慮大臣也。非待大臣以邪橫而常猜之也。今雖皆忠謹也。而何知百世後不有邪橫者哉。故立之制。使後嗣常守而不變。則雖有奸人而不至專權。是法之所以可賴也。所謂制者不獨以慮大臣而亦所以保全大臣也。爲人臣者皆知其所以保全我也。孰敢謂猜我哉。況賢公名卿與國同休戚者。亦何視其所憂慮者以爲猜疑而變更之哉。人君固不駭於俗論也。苟駭焉乎。不喪其所恃者幾希。人君宜斷然謹守古制也已。雖然其於古制。當求其所以立焉之意。所謂意者在不喪其所恃而已矣。而古制之中。亦有足以喪焉者非智之疎也。由密而過也。何謂也。曰有二。其一曰。執政以輪直宰事也。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原祿重權不可竝授。其授權也。亦當分而授焉。庶幾不至專橫也。於是勳舊巨室與以厚祿者。特取於其內外相形鎮壓奸邪之心。而不使參預機務。乃別擇俸祿不太厚者。以爲大吏以攝制群士。即雖巨室。而進止奏請一因其傳宣。然所謂大吏者。亦置六七員。復置其副而皆統之於君。可謂善制哉。俗儒乃謂以卿攝於大夫。經義所未聞也。且我之執政。即彼之宰相。宰相必專任一人。

而後可展厥才。宜以卿一人攝制大夫以下以統政權。噫夫秦漢丞相。唐宋同平章事。元左右丞相。皆專任一人。而動至專横也。朱明懲胡惟庸之禍。歸政六部。尋置閣臣五六員視草。是其所以軼前代也。我之執政。酷肖閣臣。蓋衛帥肖吏部。騎帥步尉肖兵部。計司郡司肖戶部。市司肖刑部。工司肖工部。謁者肖禮部。粗存六部體貌。而執政亦不以一員統之。明君所慮蓋暗符邪。我王家古置大連大臣四五員。尋增內大臣。其後有所謂大政大臣者。然猶非親王不任焉。中朝乃以大臣任之。至立攝政關白內覽宣旨等名。則上下妄作極矣。其稱賢公名卿者。獨淡海公一二人耳。其他皆專横如彼。蓋誤取唐制以自招此弊也。而室町氏亦取其弊餘之制。置管領職一員。以細川斯波畠山三巨室更充之。厚祿重權並以授之。而七頭三司者。皆受其攝制。其稱賢公名卿者。獨細川賴之一二人耳。其他亦皆專横如彼。大凡管轄諸部之政。而其總合歸一之處。人君以一人操之。是人君之所以不可無也。而業已有以一人操之者矣。則無君可也。有攝政關白。而天子如弁髦。不亦宜乎。今乃謂執政宜專任一人。是使百世後有弁髦其君者也。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使弁髦其君。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古制六七大吏。以一人宰一月之事。輪直循環。周而復始。此亦不使權柄常在一人也。可謂密矣。然雖不使常在一人也。有時而在一人。何若使常分在數人。則莫若廢輪直之制耳。夫所貴於列署攝政者。以其分權也。當夫直月也。銓選食貨兵營工作典禮之政。盡總合於一焉。今也無非忠謹者。則權愈專事愈成也。百世後遇彼橫邪者。則幾何而不至弁髦其君。如夫攝政關白管領哉。又何在其爲分權也。廢輪直則猶明閣臣恊心贊輔矣。不獨不弁髦其君。亦可以絶苟簡推諉之弊矣。難者將謂。如此則百世之後六七員之中。宿任望隆者。常爲計議之首。易至專權。而新進望輕者。不得與之抗。君則受其弊矣。是習染之見耳。如此而後雖新進而得以抗宿任者耳。當夫直月。諸政總於一人之手。孰能抗之。廢輪直而人人爭議。取決於君。君則始足以禁其專橫矣。其二則曰。監察之勢輕也。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君而無耳目。群臣忠邪。庶民疾苦。無由而知也。於是立監察之官。以親信可倚公忠不偏者充之。徒隸副焉。掌伺察事。其於都市諸曹。不時出入。毋得拒之。是以人君獨坐深

宮而臣民微事無不悉知也非常之變可以預備而無危也人君權柄是以益隆可謂善制哉俗儒乃謂三代無監察之官是叔季之法生人臣自疑自危之心者也宜廢此官推誠心於群臣腹中噫我王家古置彈正臺其尹或以親王充之常爲法紀之司朝綱由之振肅而中古徒供文具至或闕尹不置執柄大臣愈無忌憚若彼朱明亦置左右都御史以統衆監與閣部抗爲三焉世宗以小嗛抑臺諫而法紀漸萎愚嘗論明初未有閣臣專權者而至嘉靖中嚴分宜父子乃有大小丞相之目終釀禍變而其君不得保

全之者起於憲部之勢輕也夫有此而輕猶且爲姦臣之地乃謂宜廢此□是百世之前豫爲姦臣之地也然豫爲權姦之地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古制監察皆紛於大吏蓋所謂監察猶我之大少弼彼之殿中侍御諫議而所謂大監察者如我之尹彼之大夫左右都皆宜直紛於君矣而不然也故其勢太輕此制也蓋慮其恃爲君耳目或至橫肆也是以縱諸此而操諸彼可謂密矣然監官之橫肆孰若巨室大吏之橫肆何若其重勢直紛諸君使足抗大吏如夫尹與都哉則百世之後雖有權姦者而常有所忌而不

至專橫。白簡一入。無不落膽矣。夫所貴於立監官者。以其察群臣忠邪也。今與勢太輕。其建白報告。概由人宣達。是何在其爲察忠邪也。小臣之邪。不必害國。大臣之邪。必至危國。苟重監官之勢。則大臣無不謹飾也。奚翅大臣然也。小臣何有不風厲者哉。奚翅大小臣然也。亦足以抗諫於君也。故監官之任。當以察君之非爲第一。察巨室大吏次之。察小臣爲下。難者將謂如此則君之耳目。獨及於上。而不及於下。民疾苦。何由而知焉。是淺露之見也。如此而後耳目不獨及於上而得及於下耳。夫臣民微事。知之何益。今

察人君及大臣之非。則人君及大臣□非皆關民疾苦者也。人君之德日進。而其權柄益固矣。噫權柄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故明君立制。其意甚密。使後嗣不喪其所恃焉。而大吏之以輸直宰事也。監官之勢不重也。皆有足以喪焉。則密之過也。後嗣不睠於俗論。而守古制。固矣德也。然徒守古制。而不知古制所以立之意而副之。謂之守古制不可也。賢公名卿。其亦盍慮此。故廢輸直重監官者。似不守古制也。而不守古制。適所以守古制。守古制。適所以不守古制。則何必守古制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銓吏革弊

必宜有也。不必宜有也。有則有以司事。不有則無以司事。是非必宜有者乎。有則足以助事耳。不有則不足以助事耳。是非不必宜有者乎。古之善治國者。以長官爲必宜有者。以胥吏爲不必宜有者。故事立而不弊。後世則反之。請言事之尤大者。夫計曹者。國用所贏縮也。郡曹者。國本之所安危也。市曹者。國法所弛張也。古者國用司於計司。而計胥助焉。國本司於郡司。而郡胥助焉。國法司於市司。而市胥助焉。今者籌錢穀算緡急委於計胥。監豐耗管徵比委

於郡胥。審問擬理盜賊。委於市胥。而三司贅於上矣。是之謂三大事弊。然此三者。其始或有便於國之勢。而未有弊於國之形。是弊之所以不去也。何則胥吏之體。近於其民。而嫺於其曹。民之情僞如擢髓也。曹之案簿故事如指掌也。上之人視其然也。以爲便焉。便其久焉而不變。長司之體遠於其民而疎其曹。民之情僞如帷面也。曹之案簿故事如望洋也。上之人視其然也。以爲不便焉。使其不久焉而屢易。屢易之至。且至暮遷。如客其曹。不變之至。襲子傳孫。如主其曹。以主其曹者之心。受客其曹者之令。以帷面望洋之識。御擢髓指掌之情。而弊乃起矣。計曹之弊蠹。郡曹之弊刁。市曹之弊墨。夤緣籌筭之際。不誤具覆。不爽勾覈。而暗有所蠹。夤緣監管之際。動厨傳擾閭里。刁勤下戶而銷擱豪族。透戤洒換之患。由之而至。夤緣審理之際。所欲甘心。雖有可末減者。而舞文巧詆。必致刻深。所欲報德。雖有可痛懲者。而折律貳端。必附解免。蓋其俸薄而其員少。其任久而其權專。故雖廉且厚者。不得不然也。其始也猶於案簿交錯之際。爲紛紜眩人之計。使長司不得覺。至其終也箝制之術漸熟。爪牙之黨漸廣。高下起滅。唯其所爲。及至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也上之人非不知其爲弊也。而如無見也。何則以其必宜有也。至若夫長司也。詮選甄別。概拘資格。起於紈袴。而遽幹劇務。唯胥吏之成是仰。體專勢孤。則袖手旁觀耳。即有強幹精明者。欲察其弊而釐革之。而客主之勢已不可較。甚則衆謗囂騰。譏彈倒起。生仕途之梗焉。是以游移遷廷。以三曹爲傳舍。推諉於後至。而汲汲於前陞。及至此也。上之人非不心知欲革弊者之爲是也。而如無見也。何則以其不必宜有也。吁弊而至此。其勢誠不可去邪。盍反其始。勢者在上之所制。嚮之制也誤矣。苟回其勢。漸而釐之。則何有乎。紈袴而贅焉者罷免之。詮計司。必取其堪籌筭。詮郡司。必取其堪監管。銓市司。必取其堪審理。而資格不論也。皆使久而不易焉。近焉嫻焉。必至彼擢髓指掌。專其任責其成。不苛察而掣撓之。果便於國乎。時增秩下賞。鼓舞其氣。使不怠倦。則彼其心必欣欣然。有所聊賴。司國事不異私事。視計曹如家產。視郡曹如家園。視市曹如家廳。措置營設。不敢苟簡。乃以視其效爲樂也。雖不至襲子傳孫。而終身於此不陞轉焉。亦無憾也。夫而後嚮以爲不必宜有者。今也以爲必宜有矣。至胥吏則察其貪墨之甚者。斷而逐之。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後擇其稍謹敏忠朴而無黨援者。厚其俸而分其權
悉聽於司之所御果弊國乎。且至而暮遷可也。夫而
後嚮以爲必宜有者。今也以爲不必宜有矣。是之謂
回其勢。勢回而弊去。何患事之不立。又何患彼國用
之不贏。國本之不安。國法之不張乎哉

○分祿等位

三代之法未必可則也。夫世祿者三代所共。所謂王
政也。其祖有功勞。其孫宜受之報。於是乎世其祿。使
其常在於上。與宗社相終始也。然有功勞者。所謂才
者也。無功勞者。所謂不才者也。不才者之子孫。未必
皆不才。聚皆才矣。才者之子孫。未必皆才。概不才矣。
蓋祿而在於上者。無不驕逸。不祿而在於下者。無不
艱難。無不艱難則無不才。無不驕逸則無不不才。是
不才悉在於下也。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何哉。彼不才者。無在於下之慮。則謂已之所當

然而不德其上。不德其上則將自肆。彼才者無在於上之望。則謂已之所當然而不勸其上。不勸其上則將自棄。才者自棄。不才者自肆。其無危乎。欲使之勸其上。則不得不舉在於下者也。不得不舉在於下者也。欲使之德其上。而不宜降在於上者也。不宜奪有祿者也。而國不紲者。未之有也。何哉。昔之才者。祿而至今。今不得奪之也。今之才者。祿而至後。後亦不得奪之也。遞至百世。其無紲乎。國之錄有限。而國之才無窮。以無窮之才。而資於有限之祿。在於不才者之祿有餘而與於才者之祿不足。欲不與於才者乎。無論

也。欲剥取於民乎。無惠也。弊而至此。非三代之法致之乎。夫人君之所恃以御臣民者。爵祿而已矣。善御之者。使臣民德乎我。勸於我。雖數升之祿。片紙之文。無不躍然來趨焉。無不欣然感戴焉。而後億萬之人唯我所御。苟不德不勸。自肆自棄。則其勢各自爲之。將謂人君之權不足重也。人君將何恃御之。然而猶謂之三代之法乎。世之論王政者。曰列國之法。有世祿有否。否者非也。是殆不知用權之術也。以愚觀之。否者固是矣。世祿者。雖其祖法不可忘易。而宜我爲融酌。以不使至危與紲。夫彼周者爲世祿。秦漢者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王之外以時上下。唐宋明清者皆以科舉之法。御億萬臣民。昨不厭糟糠。而今也食於連府。今食於連府。而明也不厭糟糠。唯其才不才是視。何啻不世之。故天下之祿不至不足。而天下之臣民常勸。常勸之弊至奔競尅薄矣。本邦先古報功之祿。有上中下三等。或世或否。及至後世。乃一授采地。與宗社相終始。臣民之祿常有餘。而臣民之功勞報。簡靖忠厚勝漢土萬萬。而其弊也自肆自棄。痿痺偏枯矣。痿痺偏枯之與奔競尅薄。其爲患均矣。即患之欲以猝取漢土之法。何特國勢人情之不可爲。亦開易法之端。導僥倖之途也。故無若就世祿中稍爲融酌也。融酌者何如。立之期限也。分之等流也。曰。自昔至今其祿者世之如故。曰自今至後其祿者不許世之。等其職銜。而殺之。不才而無職者有常祿。才而繫祿者。增其祿。及其身而奪職。及其子孫而不得襲焉者。皆失其增祿而復其常祿。有罪辜則更損其常祿。有功勞則更加其增祿。如此則彼不特不怨之。而且德之。勸之。然而舉其才。宜如科場。每歲令世祿子弟。於各隊長之家。試其射騎鎗劍。試其陣法戰略。試其時務之議。簡其俊者。薦諸執政。執政每三歲會而再簡焉。薦諸公。公每

六歲親會試焉。授之職祿。止於甲科一人。如此則上之費祿至少。而不至不足。下之德之勸之至衆。而不至有餘。庶幾享和漢二法之利。而不受和漢二法之弊乎。是所謂融酌者也。所謂融酌者之外。又有法之可立。漢土古今有祿有爵。本邦先古亦然。先古之爵自正從一位。至大少初位凡三十階。遇才而有功勞者則等而報之。而所謂位記者。亦片紙之文耳。然受之者無不欣躍也。至於後世。武人質魯。所恃以御臣民者。獨止於職祿。而祿無不世之則。至使其不德乎我不勸於我。鎌倉二氏未全有天下之祿也。故其分祿雖皆世之。猶嗇而節之。受其祿者。亦頗德之也。至室町氏及近世遂浪氏。則天下祿利之權全歸其握。故其分祿大濫太侈。又從而世之。受其祿者。不惠之。有功勞者。不勸之。以至危且絀而止。此豈獨世祿之弊也哉。亦由不知有爵位之法也。從政者知爵位之爲誰。而欲立其法。亦宜斟量古今情勢。就素有之職銜假其名而虛其實。以定其階級。遇才而有功勞者則等而報之。其他或就彼之佩服儀衛。或就我之書記敎命。立之文章。制之等差。此數者皆取方今體貌稍存者。因而定之。新臣民之耳目。而不至駭臣民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耳目。則無非爵之類也。如此則亦上之費祿不至不足。而下之受祿不至有餘也。我朝古法有其可倣如此而不知倣焉。漢土古法有其不可則如彼而乃則焉。非不知用權之術也乎。今君苟能知此術。而融酌世祿。亦定爵位以輔其祿。自重而用之。自節而出之。不至濫與侈。則才悉在於上。而不至艱難。不才悉在於下。而不至驕逸。德其上而不自肆。勸其上而不自棄。無痿痺偏枯至危與紐之患。而數升之祿。片紙之文。足以籠絡鼓舞舉國之豪俊也。

○用才取人

治天下國家有術。得才而已矣。得才有術。不求備而已矣。夫治術之急務。莫若得才。才苟得乎。理法禁制財用。御衆吏。撫細民。何政不可備。何事不可舉。才苟不得乎。雖有法禁。弛而不振。雖有財用。壅而不阜。雖有衆吏細民。怠惰衰削。而不可御且撫之。人主徒有脩政舉事之志。而莫能副焉。是故得才與否。天下國家治亂否泰之所決也。天下國家之治。人主無不好也。天下國家之否亂。人主無不惡也。而去其所好。而就其所惡。豈人就其所惡。比比皆然。夫去其所好。而就其所惡。

之情也哉。暗昧有以致之。後世人主坐享祖宗遺業。而如已力得之。驕逸怠傲。爲目前十數人所承奉。不知外事。法制弛也。財用壅也。衆吏怠也。細民衰也。而坦然四顧。曰。國家已治。何必汲汲焉以求才爲務。是暗之上者也。後世人主或曰。吾非不求才也。如無才何。是暗之次者也。暗之上者。亡論也已。暗之次者。愚將言其所以暗焉。夫有非常之能者。必有非常之失。善于此者。未必無不善于彼。備百能而無一失。具百善而無一惡者。則天下何有此乎。故其明者有一能。從而用之。而其失不問也。有一善。從而取之。而其惡

不論也。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下至新進府吏胥徒。皆奮躍磨礪。不至自棄也。是則不才者亦將至於才。況其才者乎。其國之富才也亦宜。政以脩。事以舉。天下國家豈有不治焉哉。其暗者反之。遇一能則曰。彼有某失未可用也。遇一善則曰。彼有某惡未可取也。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下至新進府吏胥徒。皆無不銷沮自棄也。是則才者亦將至於不才。況其不才者乎。其國之乏才也亦宜。政以不備。事以不舉。天下國家豈有治焉哉。明者之所以爲明。暗者之所以爲暗。不亦較著乎。甲斐山本晴行有言。曰。明主試之。暗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論之。譬之刀劍。論之則名工所鑄亦不保無瑕。試之則雖屠者所棄。或有利器。由此觀之。人主之以謂無才者。亦不試之也。人之才有長短得失之偏。有細大煩簡之殊。不可以使撫細民也。而或善御衆吏矣。不可以使制財用也。而或善理法禁矣。人主各察其能之所當。而數試用之。則天下之利器出矣。夫已得利器。則國家事務雖有弛者壅者怠者衰者縱橫紛亂而不可備舉者。而以此臨之。則裁割斷制。迎刃而解。何難治之有。故曰。治天下國家有術。得才而已矣。得才有術。不求備而已矣。

○均田蠲籍

戰國之法。存至治世。無不便者。以其簡而近民也。世之腐儒動稱三代。是古非今。是外國非本土。欲以禮文度數變馬上之規。夫馬上之規存矣。是以不崩馬上之患。變馬上之規。能不崩馬上之患哉。然則馬上之規。悉便乎。曰。馬上之規。悉便矣。而有一事不便也。是何謂也。治農之法。是也。夫所貴於馬上之規者。以其簡而近民也。治農之法。簡則簡矣。如不近民何。不近民將不便民。民之不便。國受其弊。是可不爲之慮哉。何謂不便。民產不均也。黃籍不精也。民產不均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何。古昔平安之治。倣李氏。制天下之民。皆有口分二段之田。周之井地。此爲近焉。中世以降。縱民私賣買。田貧者日貧。富者日富。加之神計佛資。淆雜其間。守介之令。有所不及。而田制始壞矣。戰爭相踵。無復有明制。至豊臣氏。町畝丈尺。一變古法。而田制再壞矣。豪戶有田。至數十頃。至窮戶或不及一頃。勢力相役。收大半稅。東家連倉列廠。牛欄馬槽。星羅其內。耒耜器械。鱗次其外。而西家則鶉衣百結。一鬻之麥。淆以草芽。夫妻分之。夫天下之田。固足以分於天下之民。而有餘也。然而如此。非民產不均乎。均之之道。欲如古之口分田。則事情有太不可者。至若井地之制。彼之地形。夷坦平曠。此之地形。則腹背隆而濶。首尾卑而狹。其勢不可倣也。欲强倣之。方邪豐殺。高卑迂直之形。籌之至艱。分之至煩。且捽褫豪戶。苛擾窮戶。怨讟紛起。不致禍患者幾希矣。是聖人之制。用以釀亂也。斷不可倣矣。故宜酌古昔量今時。稍爲之等限。徐視其功效耳。每一家田一頃。是爲定限。過之者不許買。而及之者不許賣。過之者之中。其不盈二頃者不分於子弟。而盈二頃者。許分於子弟。無子弟者。豫畫分之。待有子弟而分之。或使不及之而極窮困者。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而耕之。如此則數年之後。自然融通。無不均矣。是均民產之道也。黃籍不精者何。古昔平安之治。最重戶籍。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五十戶一里。每里長一人。六年一造。撿其加減。夫彼周漢而降亦無不重版籍。至明清而甚詳。明清之法。戶丁籍。曰黃冊。土田籍。曰魚鱗冊。黃爲緯。以定賦役之法。魚鱗爲經。以質田畝之訟。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甲。十戶一甲。十甲一里。里之長一人曰老人。董一里之事。糧長三人管公稅。貧而老者司木鐸。守令監其勤惰而升降之。每一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獨不任

公役者。帶管於百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每十年一大造。其他三門九則之法。爲至詳悉。本邦後世亦非無此制也。特略而不詳。戶籍之法。附諸頭陀。郡曹計曹之所司。民數穀數田祿分等之簿。每郡不過領其大槩。流寓逃散。唯其所爲。其所樂則聚爭尺寸。其所不樂則汗萊不治。而保首里正鄉長大鄉長之類。或以一人管數里。權重而情苟。或以一家襲數世。其庸愚者。藉上之威武斷鄉曲。聚稅之外。不知有職。助富民而困小戶。結納猾胥而蔽罔上司。是以小民散漫。莫或親睦。奸僞日長逋欠歲多。種種弊端。

不可摟數。衝劇之郡。因衝劇爲奸。僻曠之郡。因僻曠爲奸。要之皆坐數簿之略也。非戶籍不詳乎。詳之之道。欲分差官吏搜撿蠹革。則煩擾民情。而多寡廣狹。因賂而成。瘠其上下。而肥其中間也必矣。宜因今日素有之制。參酌明清之法。以定其法。概小自五戶。大至一郡。體統相包。管轄相攝。帶管畸零。其從明清制。每一鄉編爲兩簿。一簿錄男女廬舍牛馬之數。一如舊法。一簿圖各戶頃畝之田。及東西南北四至界次。及丈數若干。斗額若干。每八歲譬查之。分立前管新買除責見在四目。今譬之前管。即先譬之見在。防奸於流轉之際也。年月頃畝。略於除賣。而詳於新買。防奸於鬻產之際也。如此則混淆之弊革矣。凡一糧升降。穀祿分等。貧富之證。爭訟之質。亦可按之而定也。是詳黃籍之道也。黃籍已詳。民產已均。則夫不便民者悉去乎。曰未也。所以不均不詳者。由不近民也。國之處戰爭。詳於外防。而略於內治。故司令之級。在帥尉之下。以罷軟者充之。以充之爲羞也。以一人攝數十里。取於其多供軍糧而止。延至治世。猶不改也。其屬隸胥吏以食升斗祿者五六員。總攝數十縣。一歲之中。微比監撿。往來數返。供帳相望。需索百端。雞犬

爲之不寧。民之釜鬲日竭。而公之倉廩不必實也。故斗升祿而富比素封矣。而其御之者。非罷軟則乳臭。聽其橫肆概焉不察。巡視統領。徒充文具。延領望遷。如是而已。英君誼辟。苟察其爲弊乎。則斷然創法。升郡司於執政之次。升郡舍於帥府之上。重其詮選。選才充之。使以充之爲榮。取其能宣德意聯民情。而嚴急掊克。能奏羨餘。則不取也。咎其不能陳力凶荒。庇護其下。而簪遲逋欠則不咎也。厚胥吏之俸。有廉謹勤幹者。則時增俸錫金。或列書司令及賤吏姓名於公之燕室。日夕省之。以爲簡黜。察其勤惰貪廉。而黜陟之。凡察此之法。後世唯無時差憲部僚吏而訪之。體不重而事不擾。固善法也。然唯眄眄然遺利是摘。適足以生郡官之猜疑。而增其培克也。而其供帳相望者。與彼郡胥無大異同。則何在其不擾乎。且此輩之與郡胥同爲聲應。則均之歸蔽罔耳。英君誼辟。宜擇親信授德意。專問其貪與惰。或破前格親見賤胥。而問民事。或托射獵以輕裝行僻郡。召見老農。親問疾苦。如此則上下日近。源澄流淨。民產日均。黃籍日詳。而不便之政革矣。或曰。使民以其簡也。今之所陳無乃如十羊而九牧乎。無乃如煮小鮮而屢擾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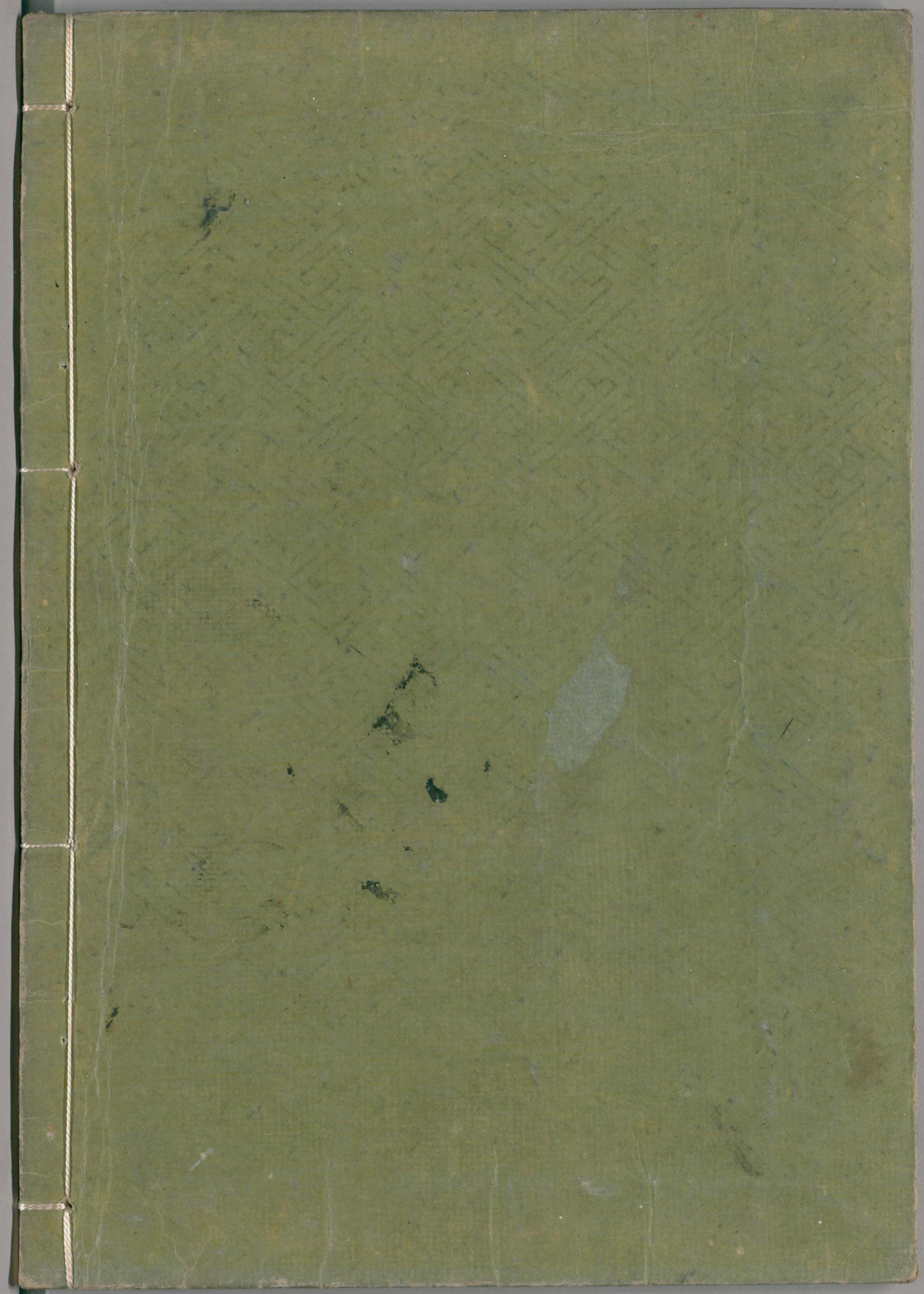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847
126

無乃嚮腐儒之習乎。曰誠然。然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揭畫一之法。嚴禁其煩苛。使如一母一子必不相苟。則不前戒不警導。單車褰糧。毫不累民。舊法似簡而擾。此則似擾而簡。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且也。民皆知上之貴農如此。則背本業末之俗衰矣。則此法也。不獨富民。亦所以富國也。富國之術無他。其源在均民產。詳戶籍之法而已矣。

新策卷之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新策 6巻』 請求記号 847-126

ガラス使用